皇明兩朝疏抄

重校嘉隆疏抄序

粤惟
國家自
二祖凝圖廓紘恢綱延登群策盛烈鴻規
炳焉千古矣
列聖纂承陳謨獻議代有藎臣至我
肅皇帝天縱聖明勤心述作考禮蒐樂秩
儀敘典視

國初稱大備焉顧四十餘年不出
朝堂而海內晏然遵何術哉惟是
上秉乾綱操下廩廩取諸司奏記日披覽
裁決賞罰予奪斷然行之海內群工畏
先帝綜核之明而尤樂其信言之專此忠
臣烈士所以披肝瀝膽甘萬死而不辭
者蓋有所激於中也
穆廟以仁厚繼成益闢言路

兩朝諸臣抒忠讜殫謨猷崇論鉅議藏在
秘府學士大夫思欲明習當世之務靡所
覩記有識者蓋惜之矣向余叨民省覩
署中牙籤充棟檢之皆嘉隆間諸公奏
草也因而卒業往往缺弗備隨取他省
抄徧閱之類多主記吏日苟完程課以
置辭筭事簿書期會瑣細雜其中漫弗
當憶余在諸生時所聞海內二三激昂

骨鯁之士直陳闕政力詆權奸委命
公庭投身遠徼志與龍逢同遊名與日星
並耀者反逸焉余盖重有慨矣暇中發
諸帙手為檢評當意者命吏録之其名
在當世缺而弗載者稍為搜購如嘉靖
中所稱三楊公江右郭公瓊州海公京
山王公仙居吳公姚江趙公會稽沈公
隆慶中東明石公閩海詹公暨前後建

言得罪諸君子生死榮辱在指顧間能
以身任
社稷綱常天下仰其徽烈其忠言讜論如
卿雲瑞日人人欲屬目睇觀之奈何可
使泯泯不傳也余於射洪楊公疏遺書
按蜀郡直指就其家得之富平容城二
楊公會稽沈公疏幷在遺稿中京山王
侍御疏得於其館甥李太史夔州海公

疏得之長安老供奉中多曾魚傍求他本正之此外或得之西曹爰書中或得之舊貯長鄭直廬或得之諸太史及薦紳間別録或得之諸公家乘遺集不可縷悉越一寒暑粗有棲槩始嘉靖元年終隆慶六年為書二十卷誃為分類以便檢閲自惟膚謭於一時名公掛漏極多然聞見止此姑裝演成帙存署中以

補前抄未備非敢欲托之梓人也迺諸
省僚輯相傳録久之漸及諸曹又久之
漸傳於寓内余方以蒐輯未慱掄擇未
精日有懟心及聞天雄有刻本脅懟滋
甚然未悉其所從來自余庚辰春蹤伏
山中不復聞時事比甲申冡
恩起動卿再入長安快覩
皇路清夷賢人彙進迺思向時一二有力

者勢可排山權能炙手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轉盻之間已成陳迹余為顛首嘆息者久之已而入省署會食諸僚友輒相謂曰公昔為嘉隆疏抄留署中無恙乃今天椎刻本多雜以近年新貴人疏柰何不為一釐正乎余時謂去國五年即樵牧伏枕外他何知焉姑聽之且事在彼中何能與也居無何忽有西

輔之
命及出都諸省僚觴於郊關仍以前語申
之比驅車入境方拮据案牘酬應閒未
遑也客秋以事過天雄因取其本閱之
果如諸僚友言芟除舊本者十之四增
以近年者十之三內如排巨璫發遺奸
請大臣終制諸疏有關世道人心者多
從汰去至近年諸貴人或漂說塞責或

踵故歲報或逋負嘗過或限列文陳片言半牘珎若南金朝下瑣垣暮已登梓收羅編緝惟恐不及余乃愀然嘆曰時事一至此乎即諸君跡一一當利病中肯窾乃在

今上時安所稱嘉隆也於是即其本稍為刪定檢近年者姑置之間取余舊本所有少補其一二極知缺漏弗備第猶不

失掄輯初意余聞之昔楚人懷璧過鄭之野璞而未琢鄭人攘璧病其璞也以燕石琱鏤雜之而獻于王夫楚人之璧璞誠陋矣攘而雜之者皆過也余觀於蹟抄天雄本是雜者也金陵本是攘者也攘與雜俱弗計姑述余舊之所輯顛末如此以語海内諸君子云

萬曆丙戌仲夏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

欽差巡撫保定等府提督紫荊等關兼管

河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翰林院庶

吉士戶科都給事中嶧陽賈三近譔

皇明嘉隆疏抄序

余覽古今之疏議宋元以前盡於名臣奏議其書也博而能載國朝以來盡於皇明疏輯其書也詳而有體是輯也蓋張太宰公典郡之時而銓次正德以前之疏議以成帙云歷祀而嘉隆間凡正士藎臣所為條紀綱見情素者闕弗載時若大名郡守桂君以其

臺中時得
都諫石淡貫公所輯稿若干卷謀梓之
會弗果而司理顧君成其志以續踪輯
之傳延走使請弁言於余余嘗側瑣闈
之列矣凡
列聖所以懸鞀置鐸而求諸臣之所謁志
畢慮而謀者余故得從觀之矣然而冊
藏於璇宮而不得聞於青衿之士其言

筆之於史而未廣之金石之傳凡學士
大夫曾不得稽
國家之故實睎先哲之芳猷蓋自疏輯之
後得是書以備所未備者而
十聖之事詳天下之屬耳目者衆矣余聞
之立言者先於經世裨實用也考治者
貽於近代識時務也人之情靡不貴遠
而賤近然稱古則易而言今實難跡其

說遠引乎臯夔周召之事而究其用未足以當歐富司馬之一籌者比肩是也今第即皇王以談漢魏其事殊矣即唐宋以談

熙朝其事殊矣而即我

祖開創之時以談　今日其事復殊矣夫言非得實弗可用已言不可用直秕稗耳故由今之時徵前言致實用則嘉隆

其始也盖天下之事有始動而終怠不敗其振刷有始行而終弊不敗其更張而論著建明者因歲異而月不同矣至如國家之典禮臣下之賢邪議既一定而說當兩存悖意於一時而定論於異日者皆有志之士所欲比觀而覆視也宜何所去取焉嗟乎鏡治理於方今則不必襲太上之空言覽先達之獻替則

不必起賈董於異代是書也將
廟謨是以也豈曰備故諜已乎
萬曆戊寅孟秋
賜進士資政大夫工部尚書前大理寺卿
户部左右侍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侍
經筵應城李幼滋撰

重刻嘉隆疏抄序

今天雄重刻嘉隆疏抄盖
大中丞賈公昔所輯而今再較者也先是
公列省垣肩茲封駁惟時
明二百年奏議犁然在左右公輙手而目
目輒賞乃
皇明疏輯二三帙業布之前人而嘉隆弗
及爲夫

明朝泰運茂在嘉隆間而
主上又怏覽章奏褒表忠良故其剖赤攄
藎張膽明目論列佳猷者踵相接於時
公乃賭卷
兩朝之盛美仰
二聖之絲麻嘉與諸臣公之忠讜慨然太
息乃賞而錄錄且嘆若危言無當者弗
錄言是而人違者弗錄希當塗之指而

騁偏曲不適之論者弗録乃録疏三百
餘各有類類凡三十五乃為卷卷凡二
十録既成會公倦息嶧山之麓而好事
者乃取而更甲乙其次第黑白其意識
逆而志者入違而志者出雖彼意各有
抵而以揆輯者之大指與嘉隆疏之定
標固且左矣嗟乎嗟乎從古以來埶足
排山力可掣宇提趙孟之軒冕而吞吐

世踣鼓衍儀之鋒鏑而頡頏英雄今悉
化為朝露蕭艾誰復道之而名賢碩良
忠幹義腹崇論吰議畢知竭慮所為補
當宁之衮祀
雷霆之威者乃令岑寂不章余竊悲焉比
公復出
撫右輔之明年三關六郡化翔威覃乃始
於前所謂謬入而詩出者悉改正如初

而是輯始完璧不爽以付天雄守蔣君重梓之且以觀余不佞余不佞昔亦叨廁省末獲睹斯編輒嘆賢良之忠讜籍以不磨而且有槩乎公之盛舉也乃拜手颺言於都我余不佞於是竊公之寄志遠而厥功茂也蓋有六美焉彰上德下明志表物鏡往的來神聖屢懷敬若轉圜吁咈既順批鱗弗逆故美在彰上

談時陳事建白從容情詞慷慨各就厥
趨故美在褒下厚抱隆施翊正屏邪有
投即契違道弗恊故美在明志片言珠
玉單詞琳瑯無媺不昭聞者興起故美
在表物夔龍既遠箕比亦逝以今揆古
庶幾見茲故美在鏡往世代相沿綱常
弗謝後有作者謨謀允昭故美在的來
具茲六美允哉乎公之寄志遠而厥功

茂也若乃

聖明在御求賢納諫若今二三元老及公

卿百執事相與更上條議洋洋纚纚公

固將繼今輯而裒集焉令百代而後獲

睹

明朝全盛乃在君臣泰交爾爾於時固有

鴻筆載序而余何知焉余何知焉

萬曆丙戌孟冬

賜進士奉議大夫河南提刑按察司僉事

奉

勅整飭大名兵備前工科給事中侍

經筵上郡王緜陽撰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一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畧所載者今不重錄

一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遺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海內所傳諸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讜論在人耳目者今尚未備容俟購補

一分類三十有五疏凡三百六十有奇中間事屬經濟者率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

時務也

一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畧倣經濟録及疏議輯畧例至各
類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草
藁序入爾

一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
時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
取之以備參考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終

重校嘉隆疏抄目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戶科都給事中峄陽賈三近彙集

卷一

君道類一

卷二

君道二

卷三

聖學類

法祖類

早舉冊立東宮大禮疏　高儀 禮部尚書

請冊立東宮疏　張居正 大學士

慎選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宮闈類

慰解中宮以全聖德疏　詹仰庇 御史

速請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宗藩類

議處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郎中

卷四

巡遊類

命令類

差遣類

卷五

禮臣類

召對類

重延納以隆新政疏　胡應嘉都給事中

丞圖覽本顧問以隆交泰疏　温純都給事中

進召對録疏　張國彥都給事中

好尚類

速停齋醮以光聖德疏　楊廷和

辟左道以保聖化疏　鄭一鵬

黜異端以隆聖治疏　胥僑御史

卷六

修省類一

卷七

修省二

卷八

弼違類

卷九

時政類

卷十

貢獻類

覆奏類

卷十一

爵賞類

杜倖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斬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抑倖進以遵大禮疏　鮮一貫

杜請乞抑冒濫以慎名器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爵賞以絕弊端疏　鄭自璧

惜名器以絕僭疏　金獻民兵部尚書

卷十二

國是類

用人類

卷十四

援直二

財計類

卷十六

邊防類

卷十七

武備類

外戚類

議禮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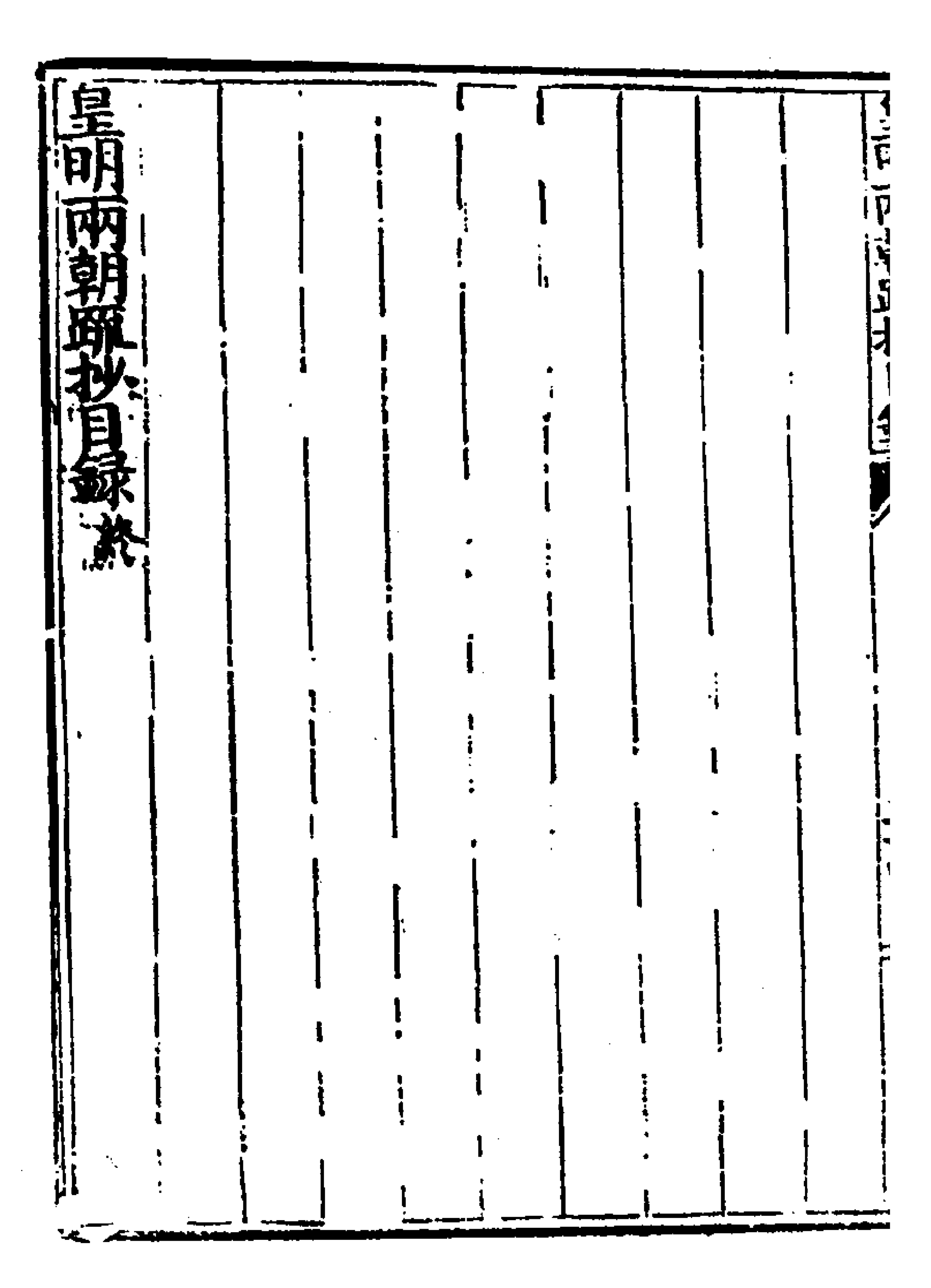
卷十八

民隱類

卷十九
糾劾類一

卷二十

糾劾二



皇明兩朝疏抄目錄終

皇明嘉隆疏抄

大名府知府維揚蔣　科

同知雍丘閆　立

通判固原黃　緯

推官汝南羊可立同校刻

按蹟抄刻本無論近年諸蹟當從刪正即就其中門類參錯篇章紊亂一檢閱間多有彼淆於此紛亂於終或一蹟而前後兩刻之或甲蹟而冒以乙名者字句訛謬板刻脫遺又其小者爾今俱稍為更定此後郡中諸君子幸相與堅持勿令後之新貴人又復增入致混原帙嗚乎前人誤矣後人豈容再悞也永肩斯言庶見同志

嶧陽賈三近識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

君道類一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臣章句腐儒樗蒲弱質遭際　盛時久塵仕籍既歷而與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位乃躋乎台衡頃當近俾千紀之時復遂山林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驤朽木不凋分宜供於爨恭遇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　諭夫　主憂臣辱安敢避難用是扶疾以赴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選者遽蒙
召還内閣之
命屢疏悃誠未斎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　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焉大禹之
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来五年於茲敬　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
治之效未弘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下移權奸竊柄始
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内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　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臣
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　天人協應海嶽效
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層見疊出至於物
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
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老久衰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
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下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
疏爲五事爲　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
治道不爲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哉然此
特其大要君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

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寖弛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者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顛末以俟　采擇者矣臣不勝惓惓愛　君體　國之至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衆欲攻之苟無詩書理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利奇珍之物遊觀田獵騎射俳優之技與夫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閒抵隙皆足以動搖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之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既爲

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

在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為　人君圖治之第

一義也臣竊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

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講說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

一切憸人俱不得在側故　幽沖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

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祗循　舊章選擇儒

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

語以便諷詠至於無逸洪範等篇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

百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邇聲色

不殖貨利周旦稱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
教有之徵矣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
文詞之幽深不徒事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繼其功得其要
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
効其忠　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阻於風雨
所謂一暴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時敏者
謂勉於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
臣昔觀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
猶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

廣言外之意以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諛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
日御 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 霽色接以 溫
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
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沿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
道云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其事有合於古
其事當用於今其事善可為法其事惡所當戒 陛下凝
神定慮默繹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
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
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

該心常在於詩書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徹而物理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下而無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祖皇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者稍加師保職銜以輔養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　內閣之臣並參決可否金鑾石室之祕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等所著三朝　聖
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臣答問歷歷然唐虞都俞吁咈之
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化除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
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以覘人之賢否逮至　憲廟
稀接大臣而上下之情始見疎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
三年以後時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幷尚書馬文
升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昌大休
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闊大臣不復接
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發於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寶歷積年弊政剗除無遺廢黜奸佞登崇俊
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總攬乾綱　萬機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
千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朝參日講經筵之外未
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傅說
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
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
所用此乃納誨輔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
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

取　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
有所論列亦乞將　聖旨召面加詢問聽其盡言不許忌
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懸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
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
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
時當天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
來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而復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
耳目將誰托耶我　國朝設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

塞則庶政秦矣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 褒之以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 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奈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 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為尚者每過乎激見聞之偏者多失其實或一事而辯論無休或數人而自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王從諫弗咈者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願彼言

肯雖涉狂妄猶勝緘默緘默涉懟尤猶勝默然論事有過當
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其必
曰我所聞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
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
之歸耶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袪官邪無
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嘗聞陸贄
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狂
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為
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
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

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
不能知其詳恐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
論臣不宜入 內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邊方用夫秩之
論臣辭雖無據心實無私臣之昏老委不當用 陛下雖
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為無見伏願 陛下
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今
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
詳覆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置之不
問仍 召還侯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陞用豈但愚

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勅吏
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由姓名上 請
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
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所以自効哉
四曰宥過仰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敦 天心篤
生我 皇上濬龍飛御 出震繼明照萬國於熙平圉群
生於嘉靖推廣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
典考經據禮至再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
親親亦既兩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拗說終當率衆伏 闕諠

褻無忌在禮法為不恭在臣體為不順上廑　聖怒嚴譴士豈無即中余寬等下之　詔獄加之鞭棰或充軍立枷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官大抵狃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之所處者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充軍者竄於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門所以銜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俯從近該御史張衮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紛擾衆心惑焉夫　陛

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恕而恕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摧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震譴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當有以自効伏願　日月回照雷霆霽威乞　勑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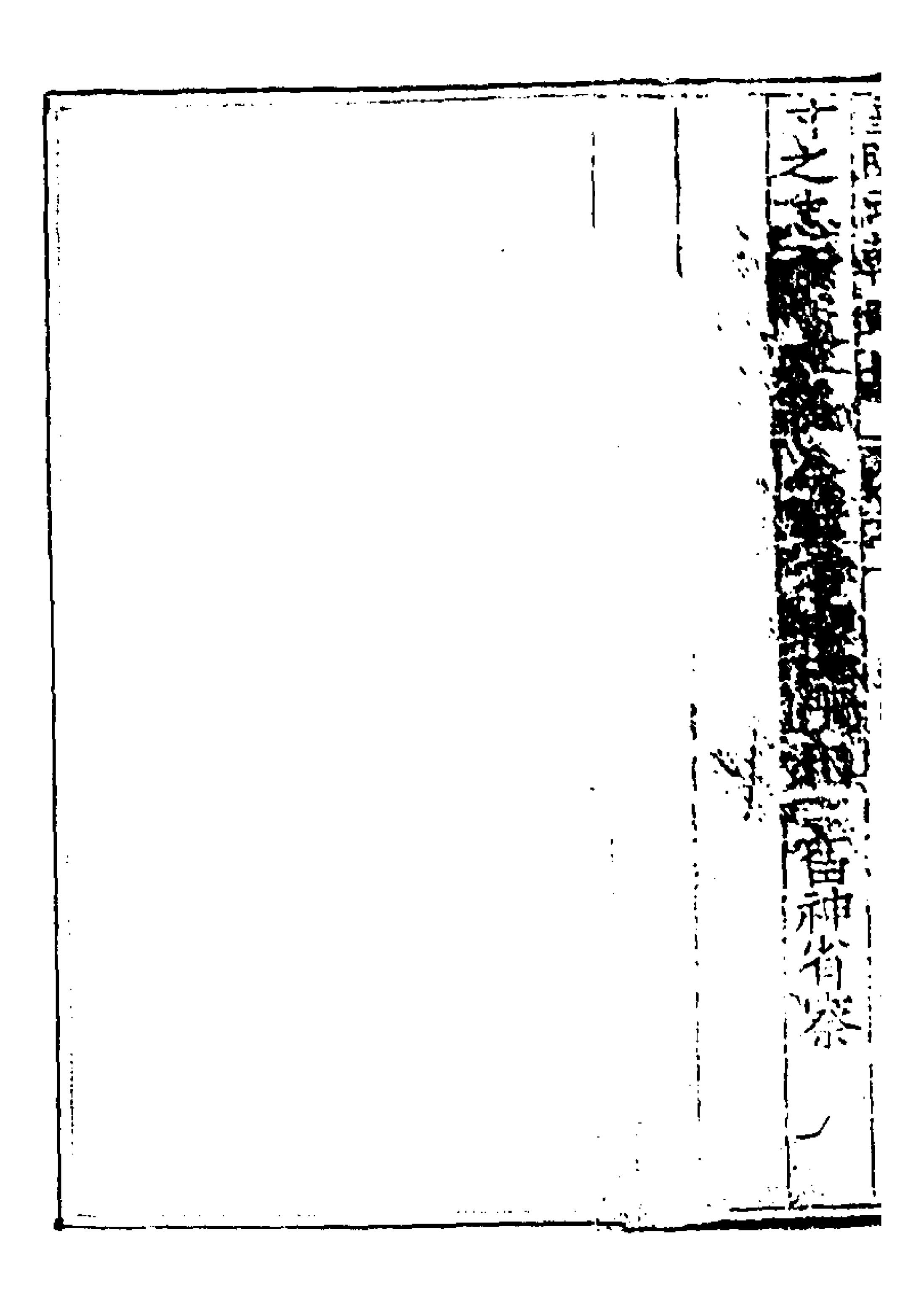
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敘用不幸因籌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設罪之人感再造之　恩而凡為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疎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　上下不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

用舊僚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股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倚
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
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沿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
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
豈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
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
之道微乖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過失務
驕伉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專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

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横議或因一事之失而槩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輒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章奏交搆之辭幾成乎罵詈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裔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虛懷聽納　元首股肱上下相須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上之情必宣於下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伏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猜忌之風以悖大成俗無崇偸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濟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体包荒之象求賢如恐

不及見善如己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敢不服由以和其禮之要乎以适衡平之治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至有異同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凡其比周朋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皆私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德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救[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濟未盡之年惓惓一



陳愚見以裨聖化疏　劉忠

先於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勑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　問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綠蓑露滑零於擁腫昔年格或能僅有今賤子幸乃並收寵並乾旋老當屯邅將危將殆且悲且歡欹枕授意令子代書效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牀頭切史鰌諫餘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

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　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
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
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氷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
良謨　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
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
靜光明其學貫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
天度之權衡嚴　國是之位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
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
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奸惡嫉

賢[illegible]納賄招權口蜜腹劍結奥援以固寵崇諂言路以
規衆劾鮮廉寡耻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
以助奸進拔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不遺
譽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於屬
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挾免張銳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貪死
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
子退小人爲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
心念　鑾輿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荒縱之源無以晏安
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敝精神無嗜飮酒以昏心志
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爲言路之罪欲無以請謁陰行詭

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言以防深厚之訴掛借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材擁虛品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趫關之勇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饕餮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編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言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慍續叨　內閣不與政幾同官恐三壽之良獨臣

乏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
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隨時早晏臨御　文華
默召輔臣咨授　鑾音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
京九卿長貳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
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隨毀譽之訐又時與六卿
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　宣撫巡藩臬來　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畢民之大利大
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答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
文仰承　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二本以一留中以備　御
覽各以一付之　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

拔吏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才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閣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以贖在生之愆但蟣虱已弔湯沐之既具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茫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實篋兆黄舊筆亦有愧伏翁口授之漆文孰黄卷以窮吾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採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干冒威嚴不勝隕越

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疏

湛若

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姦邪之惡或規　聖政之缺失嘗
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痛切而猛省也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能飛水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榜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為邦本猶夫君之實貨在載也故附舟之

人與實貸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在柁之張弛柁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不先者如　先朝之跡而不知鑒也可謂智乎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不間輔導知學之臣者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內外以之今　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閑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朸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為蒙蔽天戒屢見不實修

省科道大臣交章未或舉行臣恐如舟之柁漸弛矣左右親
親信之人蠱惑　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
戚希無厭之賞近逹奪法司之獄刑賞僭差紀綱廢弛是
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矣大
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
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矣天
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危也伏乞
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百
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舟以自溺則
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

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有所見不敢不陳

陳愚見以保治安疏　　　　譚纘

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寖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祐　九廟有靈篤生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圖求弊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夫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

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其治而亂已滔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欲為之流涕為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尚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竊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以勉修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斧鉞謹條陳四事一曰澄　聖慮以察興衰一曰親大臣以脩時政一曰開問辨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臣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對非見遺少加　採納或於　新政有補萬一九

死其無憾矣濟　聖慮以鑒眞衷臣竊謂天下事無大無
小要必歸於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
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
顚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下負中外
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人而應萬物之
衆所居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
不必遠求唐虞之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治至隆
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攄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
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讜者何如其培植　國脉者

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斂者何如其使諸司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樂於效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盖思慕之切其如赤子之於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極弊宸濠乘隙而妄窺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茲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聞非臣子所忍一一諱言也臣以為宸濠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憤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覬 神器而寧府諸宗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皆已未嘗不為 先帝惜亦未必

不為宰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宮無事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嘗一仰思之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 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蹈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來惟改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衰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脈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發其念慮此在 孝宗朝何如在 先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

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王五帝不
難到也若但苟且因循漫不着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
於上風俗壞於下民愁兵怨　國步日危後之悼今亦如
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
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治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
之親大臣以脩時政竊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腹心之
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不
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處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
而不在外宜着實任用不宜禮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不時宣召相與商確政事故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漢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孝宗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大臣未聞一 宣召 先帝時 朝政日非其悞正在此陛下登嗣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相與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悞者不改圖也臣須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宜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面議斷自 聖心以決行止如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 陛下不致多瀆

宸聰最爲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爲哉如大事大疑該吏
部者　召內大臣并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决施行
其餘別部并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
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究
其心其忠其詐其正其邪其攄誠體　國其因寵懷私久
則未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為去留
設或不公不法縱跡詭異於人望不協於公論有違者臣
等科道官有所見聞聽其舉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
法以忠　陛下有是理哉如是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昌
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有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為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苟君謬辟之舊規非堯舜三
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爾況凡事當
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
拘於創立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延 宗社之福
下荅蒼生之望者在此也開開辨以新 聖學臣竊謂開
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
人也生而知之君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明雖生知亦未
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必有切于治道有補于聖心臣以

為非問辨不可故書曰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審
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易乾文九二論聖學曰君子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
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一番更日直
宿暇日輒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
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旦夕侍左右承顧問兼稽古纂
述之事不虛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
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兢勤學好問而得
之也邇者傳奉勑二日 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忭 陛
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

群嘗豈復有加於此哉然道在六經有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於此然　天威嚴重下情惶惑而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倉猝中所能盡意兼是三者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于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　威重賜以溫顏反覆問辨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一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極所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

奥妙該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之責矣仍乞
再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列聖近而　孝宗
皇帝朝故事有裨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
編作講章進講之時序入一條相攙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列聖保邦致治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述祖之心
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成志氣不日強發聞不日
美政效不日彰者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容直
言以廣　聖德臣竊聞古者　天子聽政使公卿列上獻
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
得言之不特言官也舜戒禹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為急也前賢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一身一身必血氣周流無所壅滯而後能無病從諫者使下通上意上達下情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關係言路而已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論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其舉劾言雖過當亦示曲全無非

為　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
言而且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下立　君之朝
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忌哉臣實不忍立　陛下之
清朝當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
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蔽塞言路其初正類此前
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陰邪得計巧飾成風忠良喪
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辨勸戒不明縱竭節盡忠欲報　陛
下皆懼讒畏禍不敢挺身當　國家之事孰若是而望體統
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勢[illegible]者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君
無犯顏敢諫之士臨事無伏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

曰　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達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能通罪至死晉平公且如此況不為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擴山澤之通大虛受之量勿罰及無罪以失平明勿阻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喪士氣勿常差官校以搖人心勿濫賞外戚以重民力勿信任巧飾以叢衆怨遵崇　祖訓禁却時失虎巳以受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禹湯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四事臣一得之愚感時念切遭值　聖明不知忌諱上冒　天威不勝戰

慄待罪之至

立本慎幾明法以廣聖德以保大業疏　沈教

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天下之大主之一人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委萬幾之紛叢一舉而係萬世之仰瞻苟須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干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乎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勿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將若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自古聖智之君必致念於修身立政之本而加慎乎亟熙累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澤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陛下德妙日新業承富有夙夜孳學勵精圖治期登天下

於全盛之歸諸廣德而餘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仰成
不暇也尚復何言哉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
不識忌諱敢試言之而 陛下賜垂覽焉臣嘗考宋儒之
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
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變也一曰
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
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
婦之法是矣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
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逃其十目條擧今日之事
而纔陳之幸聞 陛下登極之日早雨旋霽五色雲見天

心之昭格是固有屬於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
南甸之癘疫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異尽常方春而地
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楊且苦蝗螣大行矣入夏而風霾
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
心仁愛之深乃時出夫驚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
稱夫召致之愆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行矣
然則敬　天之怒上帝是祇者今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
即位之後　親幸大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誠翕然於
聖作而物覩矣邇年來　經筵日講一暴十寒聽諫納言
甲不移乙道揆法守可徵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

舊章具在也所以率脩之者何如若是者恐　銳意圖治
之念無以澄固於親近君子之時而望道未見之心終亦
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亦自度
其得否矣然則　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輕自棄忽
哉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生物情之欣戴
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來盜賊蔓於賑恤之無方
緝捕不見軍兵之用命東虜肆於洮岷之潛入驅禦不聞
將士之奸謀糧運過淮遲限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
効奚及京衛逃軍解散久矣殘吏黠饑羸臣之消解何
加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

下加志窮民者令可漫自息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
而利導事制而出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
則殺人者不抵坐似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
遣亦何以嚴懲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社者
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啻鼷鼠之
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捍而又從而决之則
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擬罪
遂寢則又懲耶　聖明而凌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
有救其幾正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雨雪而先集霰
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分正庶職登元臣於休

告復諫官於斥遣所以用言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太學士蔣冕辭去弗惜竟不為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遽准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為責如給事中鄧繼曾試御史季本等則譴逐勿容而奪之氣因事納忠如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則 詔獄勿貸而剝以膚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材而乃斲而小之則柱石無所資矣然昨者銓曹舉相而太學士石瑤之 眷任獨先則又允愜輿情而覘倖之萌絕矣識者以為人之善用其機亦正如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二非 陛下所宜當念者乎夷夏大防不可一日不辨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

武舉所以預待乎應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
動撥月糧乏而屯田之政多係連年借給　內帑矣枵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非背臨時以卒
予敵矣求乎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事之戮不嚴於玩寇
之官則曰姑責後効也而倉卒孰肯効死群難之科不行
於攻衛之職則曰方有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
機殆委之不察矣姦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
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於行師者備非
不虞矣但一旦多事飛輓勞乎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
調邊兵或見於潢池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撤取

狠兵不閑夫所過之騷然紈綺膏粱之子不習戎行而手握兵符奚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遥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

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則臣之得舉其職者亦由上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分濶絶而情意或不孚儀事決策宰執不容于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詔許直言矣言似切直者則以黜削不嚴恐長其漸而旨以為常 勑同修省矣職勑不修省者則又据尊卑及將執

辭而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忠賢
解而讒佞日來臣為今日所甚惧也人道之大本乎父子
之有親而父為子綱則子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分之限制
何如而其大則在於無違耳 陛下議降大禮而無盡至
情則既行之典當矣但議論挽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
孝本無窮已而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
報稱而 位號尊隆名必須于考實自 王國而統天下
天命人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 統緒當存而不可
忘其所由興先 尊尊而後親親天理人情於是為至也
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不必徇其所偏執由是而天

下之為父子者定矣故德澤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今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為妻綱則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以保合者何如而其要貴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則居室之宜矣然　宮闈雖近而大順所關　儲嗣不可不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　國本為有繫本支期於百世雞鳴警戒而後家人嗃嗃斯　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強固也則必近嚴敬遠技能以養　壽命之源情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在躬也則必檢姻戚杜請託而冀發長之祚者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

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但言或有過心則無他惟　陛下
採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　省察
於念慮之微體驗於事為之著持循於　朝廷之上檢束
於燕獨之時事　天必脩德以召祥致治必法古以建極
御民必行仁以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
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赦以布威君臣必孚
誠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遂順如是
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
惓惓願望之至

稽古脩德以荅　天譴疏　　周相

臣竊惟黃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以虧　陛下之聖清而張大慶祝之臣從而文飾之竊恐誤佞之門漸開大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於河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　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于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于今益烈今　陛下黃河之清而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濟祭者豈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　陛下敬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

以一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古昔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採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决非區區河神所能得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而河神又焉敢貪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仰窺　明旨免賀則　陛下亦既昭察禮官建請之非典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　任其遣官祭告一節以示不當從之意但　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於四方也臣願陛下特罷其祭修德答天親賢納諫稽古畏憲以三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　勅諭天下臣民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即時報聞如此則　聖德有徵

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　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冐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慎五始以隆新治疏

任維賢

臣伏覩詔書內一欵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惟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幾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陛下聰明仁孝濬哲著聞順天應人入承大統践祚之初首頒渙號與物更新凡弊政則釐革之舊章則率由之而又開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蹝進賢如援拏天下臣民莫不懽忻鼓舞易聽改觀顒仰

聖人之作而恩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
莫測愚昧難明蕞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黙議潛疑於萬
一謂　陛下養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
延接太疎言官論奏間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異謀畫
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倖遂寢閣不行罪
本貫盈或夤緣得免凡若此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
在孜孜黙黙之餘而適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隆思慕
之心甫切宜其有未遑者闕於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
今日也耶道以恩至言以時雍嘉靖億萬年太平之治端

繫於此去故即新撫前履後　寔機之會真不可失也臣竊忘
愚賤謹述慎始五事條列于左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
玉填委焉用瓦礫而顧纖悉瀆　龍飛下詔之初覼縷
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官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歎　陛
下慎諸始也慎而可以謹其後使世終矣惟　陛下能慎
萬方之幸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
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高議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許
采納以勤敬自勵以兢業自期光　列祖之闡休衍　中
興之景運豈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一曰務學修德以慎出治之始蓋務學非慱聞强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辨忠邪親近儒臣切劘治道　躬覽章奏察納善言關天下之理通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岐之惑矣修德非彌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節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矯愛憎之偏以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禮嚴怠忽之戒絕嗜慾之萌此修德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而無非僻之干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疆則　皇極以建化源以清大本正而天下

[illegible]可成也董仲舒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
强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鼎盛
勵精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若持衡不
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之機內君子外小人
此泰之所以亨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便謟堯舜之
資始不過此但薰陶涵養貴謹其初今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尊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
嘉謀忠言何階可達臣愚以為宜以道之教訓傳以傳之

德義保以保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召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不為虛文其　經筵勸講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溫顔反覆咨諏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廢遠侍御僕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論當格以侍之正心養德必有功也至若趨和承顔逢迎導歆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妬賢醜正此奸人也招權市寵背是從非此奸人也而凡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明者必深排痛絶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知之必去去之必决無係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陰必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而　升庶事以之

而康虞參治可以幾也蓋之戒曰任賢勿貳去邪勿
疑此致治之良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當官自公卿大
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職以備耳目矣而　皇上布告之條
又許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讜論時聞詰復者似於
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搜摭者幾於擿入指斥者類於迂
闊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與
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行之必
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獎借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

以濟私假彈劾以復怨訛欺驚愚言非急務曲以阿世則
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自無冗濫各
得其分乃簡厥修周公之戒成王曰勿誤于庶獄庶慎孔
子曰先有司此專任之意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爲輔相
以進學責講官以進退人才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
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戢惡聽
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行其言糾
劾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淆惑於衆口不川挑以近君不煩擾以紛更臣勞
於下功歸於 上夫何爲也哉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

脩又曰為政莫先於守法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群策畢用庶政無壅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心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共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者也其可忽歟今群縣長吏遴選則巨於銓曹而獎率則由於撫按是亦守令之綱也秉心惟公則愛憎取舍之不偏激揚懲勸之皆當賢者得以安其位而行志不肖者無所用其倖而肆奸此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者易驕卑者易凌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乙非

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闊或以介特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搏擊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行之風泯矣臣愚以卑貴協恭不宜獨任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撫乏焉則科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薦劾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設其幹理操持不無可疑而封章薦劾將或見遺則亦兼考藩臬守巡之覽而博參廣諏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

撫按而斥陟黜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合力互察交
稽惟以人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迹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
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
遠不訊其舊愆而開其自新不歸其暫失而責其後效則
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閒聲最卓絕
者亦宜准昔人故事或 璽書示勞或章服示勞或增秩
賜金或録屏書績俾得專於化理而術其才猷久任而超
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曰宰
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
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易所訓文
事武備聖人所兼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大德誕敷萬國曆壽輿域四方無金革之聲
口不言兵燹惟其時而何犯是不虞耶盡宴安易溺儆戒
雖忘而未蠹始於蟲生法弊由於人壞我　朝兵將之制
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焉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
擇之慎意察其極詳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頹兵自
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饑兵不容置
家以在外者言之紈袴之胄本出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
驕佚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乎凡尚且無以

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涖事又多玩愒卑
汚無以矯其習於後齷齪則不開也驕射則不得也賊忒
支發㪍削部曲怙勢輕與靡不為之至於城池器械之當
修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流閒或督率而未嚴令
徒懈於私役鏇佚非其素備其或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
已雕耗羸縮而股戰心寒矣而況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
領無窮之欲鎮守歛之都司都司歛之衛所衛所歛之軍
旗家無儋石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
禦侮也臣竊以為修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
素養在申法武弁適子方其幼也悉養於學教之必至而

不徇於近規提學專其責守巡課其能撫按糾其進黜其優劣而辨之以為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免任其官考之必嚴而不容以倖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本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勵其氣節治其驕慢察其穩占已其誅求慎屯田之修飭馬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卹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才之可以推轂而投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文武之科推選之制足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尤要之運則文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

其權何患將之不才蠻之不懾盜之不息民兵之不治也

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

患此保治之要訣經遠之長策也所當留心者甚

保泰九劄　　吳時來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吁咈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曰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

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爲九劄　上陳太約監徹
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　承
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
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隆萬世
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為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
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
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
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
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苟其為安樂怠荒也

從而告之曰是所為困窮𨻶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日甚矣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光之所以誠辨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 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為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伏不可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慱厚御 朝聽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朝之職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

賢士大夫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心
求惟執中之旨以爲祈　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
帝造觀心亭諭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
存之以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
爲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
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
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既定一中
常在將見四海永賴矣天命益固　陛下將保此全盛之
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臣愚所深望於　陛下第

一義也伏乞 皆神 第二廟日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
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
善所與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
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連
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而作君
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于棠而傳伯
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與諸臣賞花釣魚
賦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奉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
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
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為度與遊非其

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爲憂惟　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
耳臣愚以爲　陛下退朝之後款遊幸某處盍　召一二
輔臣同遊或數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盖堂
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略形跡藹然
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言忠益得以造膝　上陳人
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今日豈非曠古盛
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爲訪道問瘼之資臣猶恐　陛下之
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臣竊
憂之遊何可併也是嬉遊亦所以爲怠荒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三勸曰[illegible]嗜好夫溺聲色之移人也久而不

覺其入爲故自古邪人欲投主人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爲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爲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此不足則爲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有愛其君也不過爲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家甚可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

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後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係意於此也宋儒曰人王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豈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 陛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殺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敗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 留神 第四劄曰欽 綸音

臣誠觀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爲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爲之左右

賢表也今 陛下將毋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籌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攻之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許亟為更張誠 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君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

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良意良法遂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語詢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已之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臣[illegible]

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
也所謂事約而功倍也伏乞 精神 第五箚曰君奏事
臣聞數奏以言漢唐宋之盛雖有 面折廷爭之臣又曰
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
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 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
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勞於臣
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心無
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
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素習然即尭
舜以為病矣臣 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

而君之継自今誠親而責之未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
為稽定　大庭奏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
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曾
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
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
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警急地
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繁重務為明
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見奏之如奸政病國之甚者仍口
奏　大庭　陛下居高而聽之若不　省覽則亦徒然無
益矣臣愚即請　陛下留意焉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警

患也必地方災異也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之 御前則退 御會極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月之間可知十事矣由此寖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稱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自為恥惟以不親為憂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制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第六劄曰　嚴嵩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先朝批荅每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未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其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荅　嚴旨文逞未

協者有之事體未嘗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
筆也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
順之於外也又安知不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
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知也臣愚
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
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 更之未為不可也
如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
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臣等
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為彝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

由中出者也如前日修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差官節有　明禁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太岳太和山事旬日之間亦更明旨已經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再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攀援之徒假　內批以求必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於傳奉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爲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俯不覆奏擬議可

覆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所以
內降為必可行即躐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
安務至於 聖明果有裁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
政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
部臣不得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與劾之矣所
謂懇停奉所以為倖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勸曰
弘聽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嘉言既而
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閧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
然 温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愆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
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扣 扆前吐其胸中之蘊故

諸臣之不憚切諫者無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此泰之象也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司少卿周怡進言有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阻數陳修飭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思歸其隱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凶萬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其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

斯舉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
忤先帝　而　先帝論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
忤　陛下而又被論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
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溫旨大開
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
大見日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論之名而自古人君
納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
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
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君子則必創為
誹謗之說或更為違抗之論夫加之以違抗誹謗之名則

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怒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宥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數使天下奸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也彼小人不過為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之上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為寒心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棠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為不申誣揞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求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誹毀時政之失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

衣衛訐之渠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
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多矣照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天
委實縉紳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
月之光將順不遑又安有所謂抗違之意也罪以誹謗則
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
而敢於為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照
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違抗者即
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
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中
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為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　聖治疏　方獻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足以成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恩善政遍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

遵古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
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
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諂希
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　睿聽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已
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而當躰　太祖太宗
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
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
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
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江彬等曲為救板法司未敢上
坐一死雖皐陶再興恐難刻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

左右儕輩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滅之以壞國法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阻于 宮戚之挽扶使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正而治具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治蓋 經筵之設所以培養德性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 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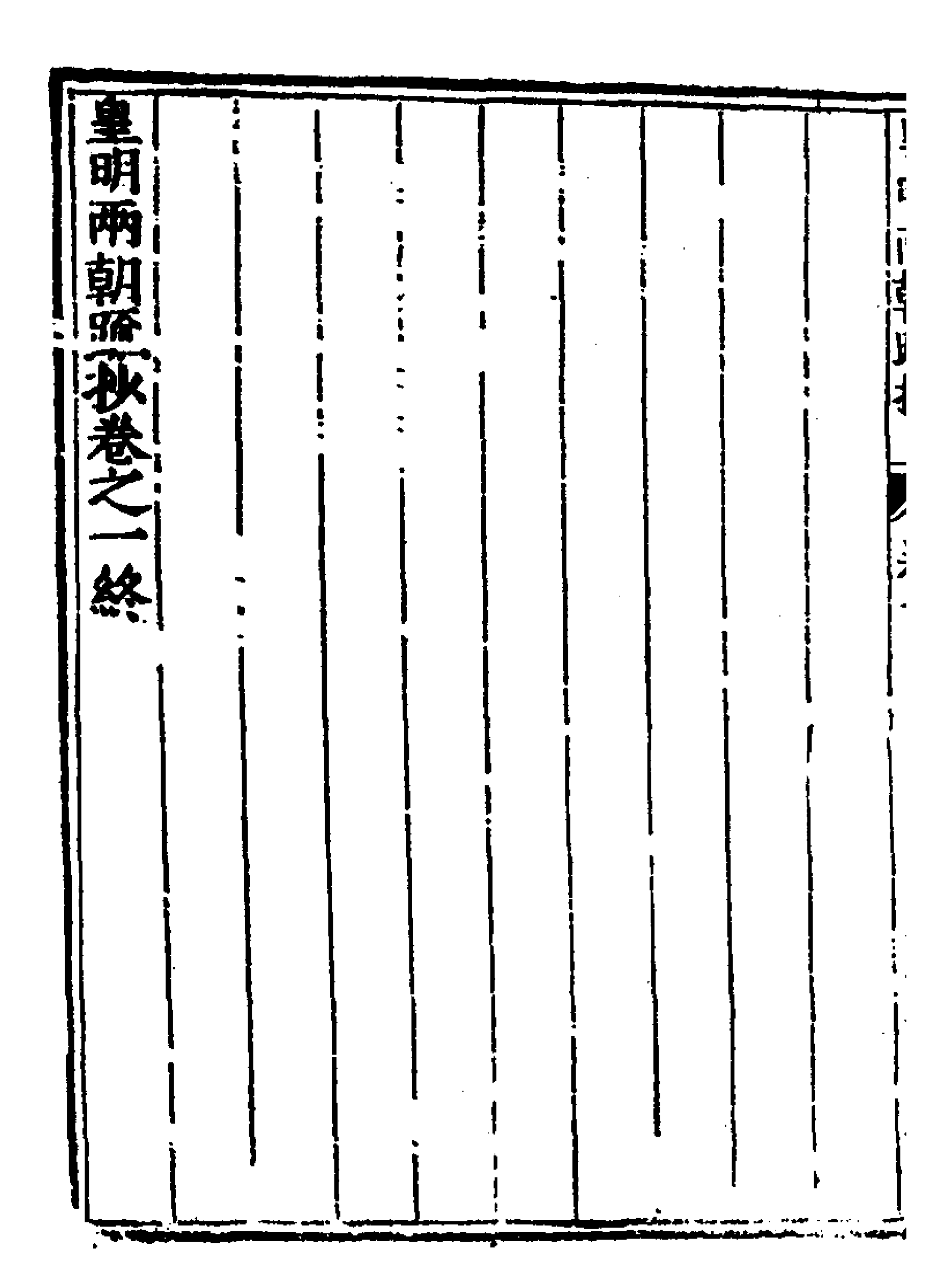
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曠也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疎而所屬左右親信者輒以有言為辭且閣有不由　內閣調停而徑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為必當御而　內閣師臣時　賜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可信奏疏之留中者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嘗有厭心言辭之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嘗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然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

聰明日啓而凡政暨民之事無不照矣　臣待罪言職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

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

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皇明兩朝疏抄卷之一終